

目 录

谋略的较量

——回忆徐向前同志指挥晋中战役

.....乔锡章 (1)

阎锡山慌忙布防晋中——“我有办法对付他”

——调动敌军 初战告捷——再创战机 ——

运筹帷幄——驱敌入瓮——瓮中捉鳖——故人

重逢——徐总评论徐总

中共鄂豫边党艰苦年代创业纪实

.....李子健 (17)

回忆鄂豫皖边区的斗争.....梅少卿 (33)

鏖战大别山区

——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片断

.....陈 祥 (63)

红军歌

——《穷人歌》、《劝郎当红军》、

《送郎当红军》

..... (85)

在杭州国民党监狱里.....徐迈进 (89)

地下航道续记……………曹 达 (107)

朱剑帆和大革命以前的长沙周南女校

……………朱伯深遗作 (117)

谭祖尧、吴平地烈士殉难始末……龚灿滨 (142)

穿针引线

——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……杨德华遗作 (148)

飞越长江 解放杭州……………金 冶 (164)

一枪未发 两战两捷……………陈阳春 (180)

综 合 资 料

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 (上)

……………李国祥 张国琦 殷纯俊编写 (190)

谋略的较量

——回忆徐向前同志指挥晋中战役

乔 锡 章

一九四八年六、七月间，徐向前同志指挥攻克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座孤城——临汾之后，又组织了晋中战役。当时，我先后在徐总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和第一兵团作战科任参谋，参加了他指挥的临汾战役、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。在这几次战役中，徐总充分显露出军事战略家的指挥才能，他长于谋略，精于筹划，善于“调动”敌人，创造战机，敢于大胆出击，包歼大大优势于己的敌军。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，无不为其指挥才能，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深深折服。

晋中战役历时一个多月。我军参战的部队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第八纵队、第十三纵队，吕梁部队，太岳部队，太行部队共六万余人，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、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。“歼敌阎锡山部之赵承绶集团四个军，八个师，另两个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万余人，俘太原绥署副主任赵承绶以下八万余人，解放了晋中十四座县城，完全孤立并

包围了太原城。”（引自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的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》）

晋中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歼灭战范例。党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贺电曾指出：“……获得如此辉煌战绩，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。”

阎锡山慌忙布防晋中

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，我军攻克临汾，阎锡山慌了手脚，急忙召集他的高级将领，布防“保卫”晋中，“固守”太原。阎锡山的作战方针是：固守点线，以攻为守；以一部兵力据守县城、据点，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，其主力机动于铁路、公路沿线，摆出一副与我军周旋作战的架势^①。他认为，依照他现在的布防，即可“永保晋中，万无一失”，即使共军向晋中推进作战，以其“强大”野战军主力机动周旋作战，共军亦难立足。退一万步说，一旦晋中难保，太原城里有兵、有粮，城防坚固，又有军工基地自制武器弹药，还可求得蒋、美军援，太原城不啻金汤。徐向前指挥的“游击队”用土枪土炮能打下临汾，绝对攻不破太原！

阎锡山总结了几十年与我军作战的经验，说：共军多年来所以能节节取胜，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，不能打则跑，以免被对方

^① 为了“永保晋中”，“固守太原”，阎锡山将主力部队布防于太原以南的晋中地区。其具体部署：以第三十四军之四十四师、四十五师、七十三师驻灵石、介休、平遥；以第十九军之三十七师驻祁县；以第十九军之四十师及第八、第十总队（相当于师）驻榆次；以第三十三军之七十一师及第九总队驻太谷；以“亲训师”（即七十二师）、第三十三军之四十六师、第三十四军之四十九师和工兵师守备太原与晋源；以第十九军之六十八师驻守阳曲；以第四十三军之三十九师驻守忻县；以第四十三军之七十师驻汾阳、孝义；以第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驻交城、文水一带。

吃掉。为其部属学会同共军“打运动战”，他也归纳出十六字诀，叫做：“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，一跑万有，一跑万胜。”他解释说：战机好，就出太原城打；见势不妙，跑回太原来，寻找时机，再出城去同共军打。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表示：“照阎主任（绥署主任）的指示干！”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（后兼任“闪击兵团”司令）表示，要雪侯马之耻（高曾在晋南侯马被我太岳纵队生俘，后化装逃回太原），愿首当其冲。

阎锡山的“高见”得到赵承绶、高倬之等人的支持，遂令他的野战军中总司令赵承绶、留用日寇战犯（原驻长治独立第十四旅团长）、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原泉福率领野战军开出太原，并统一指挥晋中地方保安团队，到晋中抢粮抓丁，伺机与我军决战；还以其第三十四军、四十三军、六十一军各一部组成“闪击兵团”，起用高倬之为司令，实行机动作战。阎锡山专门预备了十八列火车，四百八十节车厢，供其野战军进出太原专用。

“我有办法对付他”

阎锡山这个山西土皇帝的老奸巨滑，在国民党中是很出名的。一次，毛泽东同志和徐总谈及同阎锡山作战问题时说：“阎锡山还有一定势力，他的军队战斗力还是很强的。而且，阎锡山尽同你打滑头仗，不大好对付！”徐总当时回答：“阎锡山有多大个本事，我知道。我有办法对付他。”果然，一打交道，徐总就指挥部队连克运城、临汾。

作为一个军事家，徐总在指挥一个战役时，便开始考虑下一个战役了。还在扫清临汾城外围据点的时候，他就给军区领导同志写信，提出：“打下临汾后，第二步行动计划，则拟向晋中作

战……兵力即可集八、十三纵，太岳八个团，晋绥吕梁八、九个团，兵力约在六万上下，打阎军与开展晋中局面，当较有把握。”

临汾战役后，中央军委同意徐总北进晋中的作战计划，任务是：保卫晋中麦收，断敌粮源，大量削弱阎军有生力量，缩小敌占区，创造打太原的条件。对于完成这个任务，徐总早已成竹在胸。他决定首先要突入晋中歼敌有生力量，这样既能歼灭敌人，又保卫了麦收，还可缩小敌占区，一箭三雕。

当时，我主力部队经过临汾战役之后，伤亡比较大，又十分疲劳，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。但是，徐总认为，我是胜利之师，士气高涨，经过动员，再组织一次大的作战行动，还是可以的。俗话说，四月杏熟、五月麦黄。阳历六月，晋中平原上的小麦快要成熟，敌人蠢蠢欲动，准备出城抢粮，我军不能休整坐视啊！

打下临汾后，在徐总指挥作战的东堡头村，新华社晋南前线记者来访，与驻地群众座谈，召开中央军委批准命名“临汾旅”的命名大会，整整忙了几个白天。但一到晚上，徐总就“进入”晋中战役了，在窑洞里摊开晋中地区的敌情标图和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……。

部队向北开进，徐总多病未愈的身体仍不十分好，他坐一段担架，步行一段，再打开随他多年的一把木制躺椅，靠着休息一会儿。徐总就这样“开进”了晋中地区。

徐总是这样分析阎军的：阎锡山提出了“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，一跑万有，一跑万胜”。前八个字，实际情况是一事无备，东风不吹。对后八个字，倒是要十分注意。不要以为他出动

那么多部队布防晋中，是要与我军决战。其实，他最怕损失实力。同时，他的部队是雇佣军，官兵怕死。所以，他出动的野战军，名曰打仗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准备逃跑。因此，对于阎锡山的“一跑万有，一跑万胜”，应该引起重视。运动战嘛，是打活仗，一定要会抓住战机，动作迅速，争取时间，以求于敌立足未稳之时歼灭之，不能轻易让敌人逃掉！

调动敌军 初战告捷

阎锡山深知，部队集中会饿死，分散又会被打死。要“永保晋中”，“固守太原”，就必须在晋中平原抢粮抓丁，而不能把铁路沿线和山西腹地的主力部队都撤回太原，这会给共军造成歼灭战的极有利条件。

徐总看准了这一点，决定“运动”敌人一下，于运动中歼敌。他命令吕梁部队攻击汾阳、孝义；太岳军区部队由南向北，正面推进，相机占领灵石。兵团主力则由晋中以东之太岳山区和白晋线，隐蔽向晋中开进。在这之前，徐总就已派出一支地方部队伪装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部队，开赴风陵渡征集船只，作出准备横渡黄河支援我西北战场的姿态；同时释放了一批俘虏，有意让他们传播这一消息，使敌人误以为我主力不会马上推进晋中。

六月十一日，我吕梁部队出现于汾阳、孝义以西之高阳镇地区。十二日，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县城。灵得很，敌人听从徐总的指挥了。十三日，阎锡山指派其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率“闪击兵团”等部共十三个团的兵力，以所谓“藏伏优势”、“三只老虎爪子”的战术向我高阳镇地区之吕梁部队分进向心合击。吕梁部队坚守阵地牵制敌人，阎锡山又派其“亲训”之七十二师

前来增援。这样一来，调动了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：四十师、四十六师、七十一师、七十二师、七十三师。

为了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，调动敌人回撤平遥、介休一线，晋中战役提前一天，于六月十八日发起。向晋中隐蔽开进的兵团主力第八纵队、第十三纵队突然攻破平遥以东山边敌各据点，突入晋中平原，向铁路线逼进。迫使围攻我高阳镇地区的“闪击兵团”所部三十四军仓皇回转平遥、介休方面应战。

我军原定于平遥、介休之间的汾河西岸地区，歼灭回撤的敌三十四军。六月二十一日，阎锡山增派配属给“闪击兵团”的“亲训师”和“亲训炮兵团”，由“亲训师”少将师长陈震东率领，从介休向平遥方向开进，企图与三十四军会师平遥。当敌人行进至平遥县的曹村时，遭我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前后夹击，被赶压至汾河岸滩。经三个多小时激战，阎锡山亲自训练的“亲训师”和“亲训炮兵团”，全部就歼。

阎锡山对我军的战术原则，可以说是颇有研究的，大的集团军作战，部队之间总是紧紧靠拢，从不远离；一个师（团）的单独行动，亦采取多路纵队行进，而且纵队之间相隔很近，以防被我军割裂围歼。消灭“亲训师”和“亲训炮兵团”之后，缴获敌人的《阵中日记》中有这样的话：自接到回师晋中介休、平遥地区的命令以后，遂令“各团以三个纵队齐头并进，纵队间隔二百至三百米，每半小时与上级联系一次，左右及直属中央纵队，皆以铁路为准。”敌人尽管如此小心翼翼，也没能逃脱被歼灭的命运。

狡猾的高倬之在回撤平遥、介休时，令其右路“亲训师”、“亲训炮兵团”转道介休北上，而他自己却率三十四军全部由汾

阳东渡汾河，直接跑回了平遥县城。我军围歼“亲训师”及“亲训炮兵团”时，正值高倬之率部回窜途中，“亲训师”师长陈震东在报话机里苦苦哀求，呼救来援，高倬之只顾自己逃命，装聋作哑，没有理睬。后来，阎锡山再令高倬之出援，他才不得不由平遥出兵南援，但援兵还未开出平遥城，我军围歼“亲训师”和“亲训炮兵团”的战斗已告胜利结束。

再 创 战 机

我军初战告捷。阎锡山遭我军当头一棒，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了。于是蒋介石给阎锡山打气，要他“大胆与共军决战，保卫晋中”。阎锡山急令其太原绥署副主任兼山西野战军中将总司令赵承绶、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率领野战军主力，采取攻势，寻机与我军决战。六月二十三日，赵承绶、原泉福率十总队由榆次到太谷。二十五日，敌三十四军高倬之部由平遥北移，第三十三军沈瑞部由祁县南下接应，会合于洪善地区。二十六日晨，敌第三十三军、三十四军和十总队，向我洪善以东地区展开全线攻击。这时，徐总命令我十三纵队一部，以小部队积极阻击，保持与敌接触，迷惑敌人，诱引敌人，牵制敌第三十三军。待敌第三十四军进至洪善以东十余华里地区一线，我以十三纵队、太岳军区部队、八纵队和吕梁部队向敌出击，分割围歼敌三十四军。

当时，实现这个作战计划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徐总认为，敌人集中主力部队与我触战，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，把我们挤出晋中地区。但是，我们有引敌深入，分割歼敌主力一部的可能。他说：“日寇战犯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，赵承绶做不了他的主；

高倬之因有侯马被俘之耻，向阎锡山表示要与我决一死战，但内心十分胆怯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原泉福的‘特点’和高倬之的弱点，集中主力分割歼其一路。目标，还是高倬之的三十四军。”

我军各部队按作战预案行动之后，敌人也是越打越猾，对于我分割围歼敌军这一手，非常地惧怕，其第三十四军和第三十三军始终紧紧靠拢，而且白天与我触战，夜间即龟缩至铁路沿线据点，我无隙可乘；加之我军有的部队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，还有的部队未按命令前来作战，致失战机，分割围歼敌三十四军的计划，未能实现。至此，战役第一阶段结束。

战役第一阶段，我八纵和太岳部队围歼敌“亲训师”、“亲训炮兵团”，我第十三纵队歼灭由平遥北移祁县之敌四十师大部。这样，除吕梁部队高阳镇阻击歼敌之外，总共歼敌一个整师、一个整团和一个师的大部。

运 筹 帷 幄

战役第一阶段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是，两次用计歼灭敌第三十四军都未能成功。徐总利用作战间隙，对前一阶段作战作了总结。然而，徐总当时考虑更多的是，寻找贻误战机的原因和教训。敌人总是一个集团军或者几个军（总队）靠拢一起，又不离开铁路线，不像是要寻找时机与我决战，倒像是怕被分割围歼，随时准备撤回太原。看来敌人真是把阎锡山那个“十六字诀”中的“跑”字，当成了“上策”。

怎么对付阎锡山呢？几天来，徐总一直坐在作战室的军用地图前，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和集结位置。跟了徐总多年，我们都

知道这又是决战前夕了，走路轻手轻脚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惊扰了他。只见他一边用铅笔比画来比画去，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有时转过身子来，伸手拿几张纸，伏案计算着，分析着：敌人对我分割迂回包围等手段，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先歼其一部和尔后再歼其另一部的战术，已有提防；放敌人逃掉？实在可惜！那么，将面前之敌全部围而歼之呢？哪个地区作围歼战场更合适呢？

徐总从作战室出来了，我们松了一口气。他迎着晚风信步走到打麦场上，来到乘凉的参谋人员中间。

一次大战的前夕，敌我双方都在布防，这时没有枪炮声，四周非常寂静。徐总坐在石头碾子上，同我们一起啦呱聊天，说长道短。我们虽然嘴上同他聊着天，但心里都感到那种临战前的愉快的紧张。果然，他叫起参谋们，一同回到作战室，把敌情标图展开在桌案上。徐总指点着敌人的集结位置道：“这儿是——赵承绶、原泉福的集团军总部，这儿是——沈瑞部第三十三军，这儿是——高倬之部第三十四军，这儿还有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组成的第十总队。加起来，”他伸手取过写着密密麻麻阿拉伯数字的“帐单子”，看了一下上面画着的两条粗铅笔杠杠，说：“三万多，不到四万人。这么多的敌人麇集在一起，分割围而歼之显然不行，全部围而歼之呢？必须创造新的战场，调动敌人就范！”徐总沉思片刻，又看了看面前各类地图，一拳锤在桌案上：“就这么干！想溜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徐总这千钧一拳，开始了晋中战役的第二阶段——围歼敌军主力赵承绶集团的作战。

驱 敌 入 瓮
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徐总以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，决心抓住战机，再创歼灭敌军新战场。他分析了阎锡山的心理状态。认为他虽然在蒋介石的鼓动下，“大胆”与我军“决战”了，但吃了大亏，决不敢叫赵承绶指挥的野战军继续南移，离太原过远。假如我军主力继续北移，把歼灭敌军的战场放在太原以南，倒可以诱敌运动，有可能前截后逼，致赵承绶于死地。如果阎锡山仗着战场距太原较近，敢派守城部队出援，我可回师将其“吃掉”。这对以后攻取太原，不是又增加了有利条件？

歼敌战场设置在什么地方呢？徐总作过周密分析后，认为：榆次守敌第八总队、太谷九总队、徐沟冲锋枪大队，战斗力均弱。唯祁县守敌三十七师两个团加地方武装三千余人，有一定战斗力，如先行围攻全歼，那么，榆次、太谷、徐沟、祁县间的犄角形地带敌守备空虚，距铁路线又远，正是歼灭敌赵承绶集团军的好战场。徐总决心已定，下令所部行动，逼赵承绶集团军进入预定战场。

决心下定，决不动摇，这是徐总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。他常常告诫指挥员：“当一个指挥员，尤其是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，要深思熟虑。但不要把深思熟虑变为犹豫，各种条件具备以后，要英勇果敢，不顾一切。”又说：“指挥员要机断专行。打歼灭战，对敌人要狠，对自己的部队也要狠。不要怕伤亡、消耗、疲劳。这种狠，为的是不失战机，减少将来的麻烦！”

当时有人提出，自临汾攻坚以来，部队就没有休整过，行军掉队的很多，在这种情况下作战，后果……。徐总毫不动摇，

说：“我疲劳，敌人被拖着转来转去，更疲劳！我军是胜利之师，敌人连打败仗，比我军士气要低得多！坚决执行命令！部队现在苦一点，过几天就有‘肥肉’吃了！”

七月二日，太岳军区部队奉命昼夜兼程北进，协同太行军区部队破击铁路，炸毁桥梁，构筑工事，阻止敌人沿铁路线北逃回太原。同时，徐总限期第八纵队攻下祁县城后北进；又令第十三纵队监视敌三十四军行动，并阻其回援祁县。这样，前截后逼，即可迫使敌主力部队进入我预设战场。

七月三日，我太岳、太行军区部队，在榆次和太谷间的东阳镇至孟高村十多华里的铁路线上，展开了英勇的破击战，并在沿线各要地、要点连夜构筑工事，设置了阻击防线。同日晨，太岳军区部队炸毁了太谷以北五华里的董村铁桥。与此同时，我第八纵队围攻祁县城。敌人没有想到徐向前竟敢以“游击部队”拦路截道，见铁路被破坏，逃路被截断，慌了手脚，先后动用其第九总队、第三十三军主力第七十一师全部、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及第十总队，共九个团的兵力，山炮三十余门、轻重迫击炮四十余门和铁甲车三列，轮番猛攻。天上还有几架战斗机扫射助战。最后，赵承绶和他的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，亦未能突破我各阻击防线。

董村阻击防线，是全歼敌军主力和晋中战役获胜的关键。徐总十分关注阻敌北逃的情况，他昼夜守在电话机旁。前沿指挥员汇报说，我董村前沿部队一个营与敌人搏斗，机枪全部打坏，炮弹、枪弹几乎全部打光，伤亡得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战斗。徐总鼓励说：“这个部队是好样的。一定要坚持守住，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，不能放敌人跑掉！”最后又下了一道死命令：“剩下一

个人，也要把阵地守住。放跑了敌人，你得负全部责任！”

参加董村阻击战的部队，的确打得英勇顽强，终于坚持堵住了敌人的逃路，对后来全部围歼赵承绶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。战后，召开庆功大会时，徐总亲自给这个部队贺功。

敌人连续几天猛攻我董村防线不破，不得不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，掉进了徐总布好的陷阱。七月六日夜，敌军第三十四军、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，以及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离开铁路，开始向东北方向退逃。徐总早已准备好一支尾敌追击、截敌退路的突击力量——第十三纵队加第八纵队一个旅，他们尾敌、超越敌军，插入徐沟以东、子牙河以南和尧城镇以东，切断了敌人由徐沟北逃太原的另一条退路。我原堵击敌军之太岳、太行军区部队向西紧逼，与第十三纵队堵截部队接通。至此，敌赵承绶集团被我包围于预设的战场。第八纵队的主力于攻克祁县的第二天，兼程北上投入围歼战斗。吕梁部队东渡汾河，打援堵溃。这样，阎锡山的野战军——赵承绶、原泉福指挥的野战集团军，被徐总指挥的部队团团包围于大常镇、小常村、西范、南庄一带，东西长约二十余华里，南北不足十华里的狭小地区之内，待歼！

瓮 中 捉 鳖

徐总率领六万人马，进入晋中作战近一个月来，寻找战机，连续作战，终于抓住和包围了阎锡山的野战军主力赵承绶集团军。这时，他将兵团指挥部设在距被包围之敌十多华里的粮庄，指挥这个围歼战。

晋中平原上的村庄比较大，人口密集，房屋多为砖瓦建筑，比较坚固，村落周围还有围墙。敌人被包围后，马上把砖瓦房舍

挖通枪眼，修改成堡垒，村子的周围也迅速构筑了野战防御工事。阎军是以善打防御战出名的。我军兵力少，火力弱。徐总指示，组织村落阵地攻坚战，集中兵力火力，像包饺子一样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攻歼敌军。先以第十三纵队主力攻击大常镇之三十四军；第八纵队主力攻击南庄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；最后攻歼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。七月十一日、十二日，大常镇、南庄为我攻占，残敌退缩于紧靠小常村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的西范村。战斗中，敌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，又一次化装逃回太原。日寇战犯、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原泉福被击毙，他死前对参谋主任杨诚哀叹：“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！”

接着，徐总指挥最后消灭敌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的围歼战。此时，阎锡山以其暂编第四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共四个团，组成所谓“南援兵团”，由他的参谋长郭宗汾率领，出动接应赵承绶集团残部突围。情况异常紧张，但是徐总风趣地说：“阎锡山又给我们送来四个团。让咱们打援部队先把郭宗汾的退路截断包围起来。等活捉赵承绶之后，再来吃掉他送到嘴上的四个团！”

围歼赵承绶集团残部的战斗进入关键时刻。徐总只带两名参谋和十多名警卫人员，来到距敌人二、三里地的一个村子里指挥作战。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接到部队报告后，马上派部队把徐总接到靠后一点的村庄。

“敌人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！”徐总一听，高兴地笑了：“放他们出来，在野外更好打！原准备由小常村以西攻击的部队，马上发起攻击，乘敌人屁股后面空虚，攻进村子里，把敌人的集团军总部搞掉，突出村外的敌人失去指挥，不就乱了套？！”

七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钟，我军攻入了小常村，占领了敌人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军部，蹒跚在避弹坑里的敌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、军长沈瑞和军参谋长曹近谦等，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一活捉。突出村外失去指挥的敌人，像一群昏了头的鸭子，被赶到一片无地形、地物可资隐蔽的田野内，赶过来，扑过去，最后被全部歼灭。阎军由郭宗汾率领的所谓“南援兵团”，见势不妙，匆忙逃窜。

故 人 重 逢

赵承绶是阎锡山的一员老将，又是山西五台人，阎锡山的老乡。所以，阎锡山非常器重他，把指挥晋中作战的兵权交给了他。但是，历史毫不留情，常常捉弄人。赵承绶恰恰又是徐总中学时代的同学，徐总对赵承绶颇为了解，评价他“昏聩无能”。

赵承绶被我军活捉时，穿着佩中将军衔的黄呢子军服。当几个解放军战士押着他来见徐总时，赵承绶把大沿帽拿在手里，低着头，眼皮也不敢抬一下。徐总请他坐下，问道：“还认识我吗？”赵承绶点了点头，低声回答：“认识。”

到底是故人，徐总诚恳坦率地说：“看你，为阎锡山打了这么多年，一点也不看看形势。太原已经成了一座孤城，你还不选择自己的道路？我的战士可不认识你这个赵司令啊！伤亡了多可惜。”

徐总又问道：“这次交战，你看我的战略战术、兵力布置，有什么缺陷？”

“战败之人，能看出什么缺陷来。能看出来，还能落到这一步？！”赵承绶苦笑着说。

谈了一会儿，徐总吩咐参谋：“找找赵承绶的老婆，看打死了没

有？让他们团圆团圆。”

在聚歼阎军赵承绶野战集团接近尾声的时候，防守晋中各县城、要点之阎锡山军，正如徐总早已料到的，纷纷弃城（点）向太原方向逃窜。徐总又组织部队追歼溃散之敌。有的部队行动稍有迟疑，徐总就亲切地教训指挥员：“蠢人！溃散之敌，犹如惊弓之鸟，哪还有战斗力？还不快追，追得越快，捉俘虏越多！”

战役打胜了，徐总让警卫员从他屋里抱来几个大西瓜，和参谋人员、工作人员一块吃。又把管理科长找来，叫给大家加菜、添酒、会餐。会餐时，他一个桌一个桌地向大家祝胜利酒，说：“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啊！”

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。天黑下来了，他对周士第副司令员说：“晋中这最后的追击战，你来指挥吧，我要去睡个觉了！”^①

但是，徐总的屋子里，传出来的不是鼾声，而是吱呀吱呀的二胡声。说实话，他拉二胡的水平，实在使人无法恭维，不过，这一次却使热泪一下子涌上了同志们的眼眶。

徐总评论徐总

晋中战役，以歼灭阎锡山十万余人、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。党中央、华北局，各个野战军，还有华北各行政区域的党、政、人民团体的贺电，雪片似的飞来！党中央发来的贺电指

^① 周士第同志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。晋中战役发起时，徐总派他去军委请示关于第一兵团的组织和晋中战役计划问题。战役后期，周士第同志回到兵团指挥部。